

教育·人物

王德炳分享《我在北医五十年》

▲ 本报记者 陈惠 见习记者 姬诗文

80岁的王德炳教授，白发如雪，站在讲台上，他神采奕奕，沉浸在北大行医62年的历史岁月中。

作为北京大学原党委书记、原北京医科大学党委书记、校长，王德炳教授的经历就是一本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史书，他亲笔所著《我在北医五十年》一书，记录了北医50年的变化，更印证着中国高等医学教育50年的发展轨迹。

“我在北医，最受震撼的有三件事……”王德炳缓缓道来，声音却铿锵有力。他是如此专注，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王红漫教授两次招呼这位老校长坐下，他的身板却挺得更直了。

王红漫教授说，王德炳书记数十年如一日从事医学教育、高校管理等工作，勤勤恳恳、公正无私，受到师生的拥戴。他以亲身经历讲述高级知识分子的从业历程，不仅传道授业而且解惑，他诚实做人、扎实做事的态度和工作作风是当年轻医教人尤要学习的宝贵品质。

北京大学《健康社会学经典导读》课上，主讲教师王红漫教授特邀王德炳老校长座谈《我在北医五十年》，医学部研究生工作部刘芳副部长、王红漫教授指导的博士后、博士研究生、硕士研究生以及全体选课同学近百人参与了此次课堂座谈和学习。



王德炳老校长(前排左二)、王红漫教授(前排左一)与同学们在一起。

讲述

震撼心灵的三件事

奔赴唐山医疗救灾

记得唐山大地震刚发生的时候已经是凌晨3点多，剧烈的震撼将王德炳从梦中唤醒。他的第一反应是“马上去医院”，因为灾难就是命令，时间就是生命。

从北京到唐山，沿途经过的路上、沟里遍地都是赤裸着的身体，一些衣不遮体的幸存者神色慌张地乱跑，还有很多孩子顷刻间变成了孤儿，一声声的哀嚎刺

痛着王德炳的内心。

到达救灾现场，他们便马上投入了救治中，伤者太多，一些女护士体力不支甚至昏厥，队员们相互照顾。大家提出一个口号：一定要安全地回来，不能多一个，也不能少一个。

“灾难面前，生死考验，退缩，回避，还是克服困难，履行责任，勇往直前？我选择后者。”王德炳说。

为我国第一例异基因骨髓移植患者成分输血

1981年8月23日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做了国内第一例异基因骨髓移植。植入前期过程中，患者由于经过全身照射、大剂量化疗预处理，患者的血小板、白细胞几乎为零，需要给患者进行大量成分输血，王德炳以自己年轻为借口主动献血。

一切都是尝试性的，成功与失败共存。献血后，王德炳还主

持了讲课。

回家的路上他险些昏厥，夫人察觉到他的异样，但他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告诉夫人：“这是我国首例异基因骨髓移植，而且我给患者输了血。手术结束后，患者已度过危险期，手术移植成功。”

患者得救了。直到现在，每年过节患者都到王德炳家中拜访，感谢他给了第二次生命。

积极推进北医与北大合并

2000年4月3日，北京医科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，在此之前王德炳等人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工作，合校过程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和解决，一个是对招生问题进行了讨论，另一问题是医科大学中附属医院的管理问题，综合大学医学部分的各附属医院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两校合并后原北京医科大学各附属医院，接受医学部的领导，在完成医疗

任务的同时继续承担学校的教学和科研任务。

为什么要合并，王德炳说，北医的学生会看病，但沟通能力有待加强，他们缺少通识教育。为了让未来的医生兼具医学技术与人文精神，必须将北医与北大合并。尽管如此，在最后做决定的时候，王德炳仍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“孤独”。“管理者最孤独的时候就是做决定的时候。”他说。

答疑

人生就应该受苦

问：如何教育学生养成吃苦耐劳的精神？

王德炳：人生的发展应该受苦。记得我在上高中的时候，日子过得很清贫，没有食堂，露天吃饭；没有自来水，只能打井水；没有电灯，用的是打汽灯，这些艰苦的锻炼让

我成长。

父亲在当时的环境下仍然坚持让我读书，这在无形中影响了我的未来。虽然时代不同，但吃苦耐劳依然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文化，作为教育工作者，我们要将这种文化融入到学校教育当中。

沟通从问病史开始

问：作为一名住院医师，在临床上，如何更好地和患者交流？

王德炳：沟通从问病史开始。我当实习大夫的时候，经常跟患者聊天，跟患者关系很亲密，过年收到最多的就是患者送来的贺年片。

现在医生们太重技术、少

了临床检查，大部分缺乏临床思维，没有完全掌握患者的全部面貌。医生应先从病史开始了解，包括患者的家庭情况、社会情况、疾病发生的原因及过程。患者才是真正的老师，医生的神圣在哪？就是患者对医生的信任，将自己的隐私毫无保留地告诉医生。

导师的职责要回归教书育人

问：如何把导师育人的积极性和职责强化起来？

王德炳：好的教师一定要教书育人。关心爱护学生，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，以自身的道德行为和魅力，言传身

教，引导学生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，实现人生应有的价值追求。教授不同的学生应有不同的方式方法，但是如果老师没有教书育人思想，那么他的思想工作也只是表面上的。

热爱是最好的老师

问：什么样的人适合当医生？要鼓励孩子学医吗？

王德炳：从学医到行医的过程中，或多或少会流失一些人才，这是由客观和主观原因共同造成的。客观上，现在的医生工作量大且收入偏低，待遇、工作环境也不尽人意。主观上，如果

对医学没有足够的热爱和坚持，很难在这条路上走下去。

很多孩子会选择当医生，作为父母，首先不要抹杀孩子的兴趣，培养兴趣，在实践中锻炼，让其逐步成长。很多时候家庭教育对孩子未来的选择起到很大的作用。

住培·心得

“超人”成长记

▲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
 范玉瑶 通讯员 刘思齐

2014年的金秋，我来到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超声医学科，进行为期三年的规培，这里有一群可爱的人，被大家亲切地称为“超人”。

我严格按照医院规培计划轮转，然而真正进入科室之后，我才发现学校里学习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。超声医学科拥有国际先进的设备，我不仅要学习如何运用好这些先进设备的各项功能，还要认真踏实地学习每一种疾病的超声表现和鉴别诊断。繁重的学习任务并没有把我打倒，反而给了我很多的动力。遇到疑难病例及时请教老师，查阅文献，并追踪随访，确认自己的判断是否符合临床医生的诊断，是否符合病理的金标准。在老师们的谆谆教诲下，我受益匪浅。

依稀记得我第一次检查就遇到腹主动脉瘤的患者，由于这种疾病随时会危及患者的生命，我心里虽然非常紧张，但还是强迫自己沉着冷静，同时让同事联系相关临床医生。当我检查结束，临床医生已经推着平车等在诊室门口，跟临床医生沟通过患者病情后，我又全身心投入对下一位患者的检查。

还记得我第一次急诊出诊遇到急性心包积液，与临床医生配合，超声引导下为患者进行心包积液穿刺定位。刚开始我非常紧张，但是人命关天，容不得半点疏忽，于是在全身心投入工作后，忘了紧张，忘了焦虑，心中只有手中的探头、只有屏幕上的图像，脑子里飞快地思考哪个穿刺点最安全、对患者的损伤最小。与临床医生沟通后，很快穿刺成功，监护仪上的血压恢复正常，患者躁动的情绪恢复平稳，我才发现自己的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，但我很有成就感。

还记得第一次去介入室，超声下监测房间隔封堵术，术前首先给手术医生一个直观的判断，用来挑选最合适的封堵器，术后评估封堵器周围没有残余分流。手术非常成功，返回诊室，主任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干得不错！”如此简单的一句话却包含着对我工作的认可、对我努力的肯定。

如今规培时间已经过去两年有余，最初的青涩已经褪去，积淀下来的是稳重，是成长。